

光影雾云山

皮曙初

山村的日出总是别有一番景致。太阳还没露头，橙红色的云霞早已在一道道山梁之上铺陈，层层叠叠的山与层层叠叠的霞，犬牙交错，融为一体，从黛青到明黄，中间不知道刷了多少层的颜料，画了多少层的线条。

当金色的太阳从山梁上跳跃而出，一切在瞬间发生改变。云霞变得更加明快，远山却变得更加沉郁，近处灌满水的梯田，忽然变成无数面镜子，大大小小，无规无则，从半山腰一直向空谷之中层层跌落而下。

逆光下，那些镜子忽儿金闪闪，忽儿银晃晃，每换一个角度，色彩就如幻梦一样变化。镜子的边缘，一道道田埂，似如橡巨笔勾勒的线条，或粗黑浓重，或轻浅虚浮，都是随意为之，却又相互勾连，不间断，站在某个角度上，田间还会有无数个倒映的旭日，在镜面与线条间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

间或有位老农，带着蓑笠，牵着黄牛，从田间走过。人行垄上，影在镜中，曙色之下涂抹成一幅水墨墨影。如此画面，实难用言语名状，只好用“空灵”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几十户人家的房舍挂在半山腰，依山就势，曲折蜿蜒，连成一线，和梯田正好构成一个错落的整体。此时，炊烟一起，鸡犬之声也时有所闻，更显出整个山谷的安详静谧，让人耳畔不自觉地回响贝多芬第六交响曲。

其实，只要回过头来左右张望，就会发现整块梯田上方这条新修的卵石步道上，早已站了很多 人，他们或扶着三脚架和相机，或举着手机，无不悄无声息，全神贯注于眼前这光影与线条描画的瞬间。

正是这样一个个被定格的瞬间，在网上、朋友圈里、社交媒体上相互流传，雾云山梯田忽然之间成了“网红”景点，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光影圣地。雾云山村也由此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

雾云山村位于湖北省蕲春县檀林镇，鄂皖两省四县的结合部。仅仅四年多的时间，它已经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寂寂无闻的贫困山村，变成国家 4A 级景区，还挂上了中国农耕文化摄影村的牌子。

我时隔三年，再次来到雾云山。正值梯田灌水待插的季节，和三年前又有不同的感受。那一次秧苗已插，满谷青翠，壮丽中更多出一份明媚。

而这次，我为造物者“胸中翻锦绣，笔下走龙蛇”的杰作而震撼：雾云山的线条，就是游云惊龙，就是行云流水；雾云山的光影，就是“浮光随日度”，就是“漾影逐波深”。

第二次上雾云山，我是和家人朋友自驾而来，仍然住在“俊旺农家乐”。

俊旺姓李，1985 年出生的年轻人，以前在深圳打工，娶了个万州媳妇胡小宇。2016 年，我第一次来到雾云山时，小两口刚从深圳回来，开了这个农家乐。

他们说，家乡的梯田一夜之间出了名，很多摄影家、摄影爱好者、游客都来了，拍梯田、拍日出、拍星星，沉寂的小山村一时间风生水起，所以俩人就决定辞工返乡。

俊旺有着山里人的朴实与勤劳，家里有客人，他和母亲两个人便在厨房里忙不停。他们烧得一手好菜，那些既经济实惠又风味独特的农家小菜，每每让城里来客留恋不已。小宇则自带重庆妹子的热情爽朗，大方又勤快，把家中里里外外打理得干净优雅，也带给来客如沐春风的感受。

农家乐虽然规模不大，但店如其名，人气颇旺。很多摄影师朋友都是他家的回头客。

雾云山的名气越来越大，从摄影人到游客，从武汉到周边省份，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尤其到周末和节假日，自驾的，坐大巴车的，络绎不绝。如今，村里已经办起了 50 家农家乐。

以前早早就寂静无声的山村之夜，如今似乎推迟了入夜的时间，家家门前围坐着三五一群的游客，借着路灯的亮光，闲话家常。

俊旺和小宇一家一边麻利地收拾碗筷，洗刷厨房，抹桌拖地，一边和我们聊天。他们说，现在农家乐一年的收入有十多万元，虽然和打工差不多，但是一来可以在家门口创业，照顾家里的老小，二来更看好今后的发展，相信游客会更多，收入会更高。

此时的夜空，新月如钩，星星点点；幽邃的暮色中，远山如黛，墨黑成影，只有一道道隐约可见的脊线。

山间的天气变幻不定。中午的时候艳阳高照，傍晚天空却布满了云。我们正担心，晚上看不到星星，明早也将错过日出。不想，此时星星和月亮亮到好处地冒出来，一颗，两颗……星星越冒越多。

梯田已经沉静，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阑珊的夜色更带给人无限的神思遐想。望着主人们在

神州风物

灯光下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乐在其中的致富寓言，忽然有了一种“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的错觉。

此时的静谧与恬淡，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农耕文明的精华所在。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若能在此间结庐耕种，不也是屈子犹生，陶翁再世！

俊旺的家中，挂满了雾云山梯田四季美景的大幅照片。小宇的朋友圈里，转发的也都是各路摄影师拍摄雾云山的美图。**雾云山就是借着这些摄影作品的流转而声名鹊起。**

它的脱贫故事也是从摄影开始的。

2014 年初，蕲春县审计局到雾云山村驻村扶贫。局长陈顶云就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走遍雾云山的各个角落，发现这里的梯田是一块难得的取景之地。那时候，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梯田大多荒废，蔓草丛生，却也是镜头中的美景。

雾云山顶有一片茶园，茶叶成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新兴产业。其时，镇村干部为了帮更多农户脱贫，正准备利用这块梯田扩大茶产业。

陈顶云来后，忽发奇想：**种茶不如种风景！**他邀请黄冈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方华国来实地踏访。方华国也是湖北省旅游发展决策咨询专家，他的结论是雾云山梯田巧夺天工、精美绝伦，堪称天人合一精心打造的经典佳作。而且，还可以填补湖北在梯田景观上的空白。

方华国说，他像发现了桃花源一样感到十分惊喜。他叫村民千万不要毁田种茶园，只要将田埂稍加修葺，去除杂木杂草，给田里灌上水就行。

他们邀请更多的摄影师，三番五次来到雾云山，爬上陡峭的雷公岩，寻找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摄影师们感叹，梯田海拔 600 多米，高低落差 120 多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如诗如画；从空中俯瞰，更是十分壮观美丽。

2014 年 5 月，一组“黄冈蕲春发现 元阳梯田”的图文通过媒体传播，名声大震，迅速走红。2014 年当年，就有几万人次的游客涌向雾云山。

蕲春县借势而上，整合各类扶贫资金，打造以雾云山为中心的北部山区生态旅游景区，修建旅游公路，修复高山农耕原始生态面貌，整治



▲蕲春县檀林镇雾山村梯田一景。 新华社记者皮曙初摄

和绿化美化村庄环境，雾云山面貌焕然一新。

雾云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农耕文化摄影村。

作家徐迟曾说：“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然而，大自然的卓越与壮美未必尽是天设地造，更多是人类数百 year 甚至上千年的劳动创造。梯田就是这样一种，人们利用山坡丘陵的地势，构筑一道道堤坝，涵养水源，生产粮食，久而久之，留下完整的农耕痕迹。

梯田既是自然的，也是人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杰作。

雾云山梯田，相传为宋亡元兴之时就有了。南宋最后一任宰相田梦篆举家逃难至此，开始在高山坡地上开垦梯田，耕种水稻，子孙世代传承，不断开拓梯田规模，积攒下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也留下一幅四季变换的优美画卷。

春耕时节，明澈而透亮的灌水梯田，倒映着霞光、蓝天和白云，犹如一幅壮美的山水画。秋收时分，满山遍野都是金色麦浪，秋风吹过，如波如潮。这时，你会想到凡·高画笔下的《收获景象》，光影明快，色彩浓烈，似乎满蓄了即将喷薄而出的丰收味道。

最妙的是那一道道、一圈圈、一层层，如漩涡般回转，如波浪般铺陈，游客穿行其间，如一排排移动的彩点，既保持了原始的气韵，又带来了时代的节律。更有穿着光鲜旗袍、手举艳丽花伞的女士，轻盈款步，摆上各种娇媚的姿势，与那光

影、线条相杂糅，自然又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当地每年还会举办火把节、插秧节、丰收节。火把节上，村民们点燃无数的火把，沿着田埂逶迤绵延，火光照亮梯田，一串串焰火在夜空中绽放，火树银花，整个雾云山为之沸腾。可惜我没有亲见，只能从摄影师的美图中感受一二。

游客说，**这里有诗，有田野，还有平凡的生活。**那些曾经是历史，如今是文化、是风景的稻田，仍然属于每家每户，他们还在按照千百年来 的传统耕种、劳作。俊旺家里种了五亩多田，平时由他的父亲负责田间管理，插秧、收割的时候，则要请几个工一起来完成。

俊旺说：“以前这些粮食有多 的，可以卖点；现在开农家乐，不够吃。”

夜已经很深了，游客和户主们都已渐次入睡。我却有些辗转难眠。也许，放在宏大视野里，这个小小的山村，这方并不宽广的梯田，只不过是跳跃于天地之间的些小景致，是流淌于历史长河的细微故事，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他们却在述说着一种“道”，一个“理”。

能够懂得这“道”和“理”的人，就像塞林格说的那样：“我只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远处的狗吠声，近处的蛙鸣声，间或还有邻里老人的咳嗽声，让山村的夜显得格外空寂，格外辽阔。窗外，已是满天繁星，我在期待第二天的日出，期待光影交错的早晨。

“香都”永春

本报记者张逸之、吴剑锋、邵晓安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走进闽南山区永春县达埔镇汉口村，空气中流动着香料特有的芬芳，临溪而建的一排排石头厝里香粉飞舞，一群赤膊汉子挥舞双臂，将沾过水的竹签放入香粉中来回搓捻，顿时竹签上裹满了均匀的香粉。不一会儿，制香人黝黑的肌肤和面庞沾满了亮红的香粉。

行至高处，一条木栈道将各家屋顶连成晒香场，密密麻麻铺满了金色和红色的簕香，远远望去俨然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千百年来，一束束簕香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内外的宫庙殿堂及寻常百姓家，为这座南方小县赢得了“中国香都”的美誉。

祖籍永春的“乡愁”诗人余光中评价永春簕香说：“香始于嗅觉而通于文化，文化之芬芳赖美名以传，制香业者实功同蜜蜂，泽被人群。”

宋元时期踏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这里相遇，孕育出独有的芬芳并相传至今。永春簕香，是中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因缘际会，却成就了中西文明碰撞交汇的璀璨结晶。经过 300 多年的洗礼传承，永春香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制香技艺，2017 年被列入福建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永春簕香**在全国香制品产区中率先取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厦门、广东新会、河北古城**并称为“中国四大制香基地”。

交融

“人之喜香，如花之向阳。”**中华香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对香料植物有了直接的使用，如焚艾烧艾，佩戴兰草等，“香气养性”的观念已初步形成，为后世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诗经》《楚辞》《山海经》等作品中有大量歌咏香草的内容，屈原在《离骚》中提及的香料有 18 种之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香草为饰比喻品德高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兰蕙为粮，以菊充饥，表明自己忠贞不变的情操。

秦汉时期，随着汉武帝大规模开边，通西域，统南越，开海路，域外香料沿着海陆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成为贵族生活特有的点缀。隋唐以后，随着香料价格降低，以及六朝以来佛、道等宗教大发展，香文化走向普及，用香也进入朝廷礼制。

进入宋元时期，香药大量进口，文人不仅用香、制香，还研究香药及合香之法，达官贵人相聚品香成为一门艺术，确定了沉檀龙麝等四大名香。宋代的市井生活中，随时可见香的身影。《清明上河图》中多处描绘了与香有关的景象，其中一家香铺门前写有“刘佳上色沉檀拣香”字样，盖指“刘家上等沉香、檀香、乳香”也。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在“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中，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家族带来异国制香技艺，并依托雄厚的海上实力，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 30 年，史籍载“以普贤往来海上，致产巨

万，家僮数千”。

明清时期，行香深入日常生活，香案、香几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明宣德三年，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另加入大量金银珠宝一并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宣德炉”**。

清顺治三年（1646 年），闽南沿海大乱，蒲寿庚的后代蒲世茂为躲避战火，迁居永春达埔镇汉口村，蒲氏家传制香技艺也随之传入。中西文明而在此交汇，令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在中华香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永春古称桃源，地处泉州西北部、晋江上游、戴云山南脉，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 年）置县，迄今已一千多年历史。“清水一湾舞白鹤，风光两岸映桃源。”余光中笔下的故乡风光旖旎，一湾桃溪穿城而过，串起了村居和市镇，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断，大量土族南奔，史称“衣冠南渡”。一部分南迁的中原人沿着晋江水往上游桃溪逐渐发展。随着一批批中原垦荒者的到来，中原文明包括香文化也随之传入永春。

“万紫千红大不谢，冬暖夏凉四季春”，四季如春的风华，是大自然对永春这座千古城的馈赠。这里物产丰饶，永春芦柑、永春佛手茶、永春老醋等特产闻名天下，而簕香，则让永春与海外诸国产生了更紧密的关联。

蒲氏入永后，业务从原先的经营香料发展到制作簕香。依托当地丰富的竹资源，蒲氏以细小的竹篾为骨，将异域香料研成粉末后涂于簕骨，是为永春簕香。**蒲氏将制香手工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永春的制香史由此开启。**

对于阿拉伯先祖的历史，今年 64 岁的蒲氏后人蒲良官已经无从得知，但小时候在古籍上看到的“豆荳般的文字”依然让他印象深刻，而祖传的制香技艺，真切地将他和跨海而来的阿拉伯先祖们连接起来。

三百多年来，虽扎根山间，永春香依然向海而生。蒲良官说，为了得到更好的香料，爷爷蒲树礼让父亲蒲其木去越南开设“蒲庆兰香室”分店，将当地采集的沉香、肉桂等香料，运到总店进行配制生产，再销往东南亚、日本、欧洲等地。

如今，行走在水春的街头巷陌，仍能瞥见当初“满城飘香”的盛景。在蒲良官看来，香在民间的盛行，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泉州古称佛国，无论是祈寿神明，或是祭先供亲，都离不开三柱清香。“香烟缭绕通九界”，执香在手，信众就有了与神明沟通的天梯。

香传

蒲良官的名字在闽南语中读音与“良姜”相同，这是制香的一种原料，而他的孙女，同样以沉香中的一种珍品——奇楠为名。

“以香为名”是蒲氏家族的世代传统，这背后是对手工艺传承的使命感。“我们祖祖辈辈有一个理念，

不管赚多赚少，都要把老祖宗的技艺传承下去。”蒲良官说，在蒲家，5 岁接触香料，9 岁学习制香……每一代人几乎都是遵循这样的步伐走来。

回忆 9 岁初学制香的情形，蒲良官说，当时祖母把竹锅刷作为练习用的簕香，将手柄一截去掉，两三个刷子的细丝并在一起，就成了一束香。“每天上学回来就练习展香、抡香，时间一长关节酸痛是常有的事。”

永春簕香讲究“手艺”。沾水打底、展香、抡香、切香、染香、晒香、踩香……一尺长的簕香背后，是十多道工序的层层叠加。

作为家族第 17 代传人，蒲良官对这套工艺得心应手：将簕香呈扇形展开，用右臂搂住香枝，左手在上拨动，让香枝呈圆形转动相互摩擦，使每一支香更加饱满、圆润——这道工序，称作**“抡香”**。

末了，蒲良官不忘展示制香人的乐趣：他将一捆簕香扎成一束，往地上轻掷，落地后用双手轻扭香束使之自然摊开，簕香便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让人赏心悦目——这一传统的晒香方法叫**“擗香花”**。

时至今日，在永春县城西安路——这里曾是闽南闻名的繁华集镇五里街，蒲家当初制香的老作坊得以留存，蒲良官仍会在这里搓粘粉、擗香花，乐此不疲地做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

这间老作坊是蒲树礼选址建造的，已有近 100 年的历史。这里靠近许港码头，制成的香可直接泉州港到往各地。

蒲树礼是永春香发展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他继承了海商先祖的开拓精神，1930 年进驻五里街“香厝间”，前屋为店，后屋为香作坊，成批制作簕香，将家族生意从达埔一隅拓展到永春乃至整个闽南地区。

“庆云气缥缈，兰闼馥氤氲。”蒲庆兰”从创号至今，已近 150 年，虽然香室店面历经翻建，但店后的老作坊得以保留原貌。作坊旁的古井犹存，蒲良官说，早先，竹签打底用的水都来自古井，通过管道连接到作坊内的水槽，流水线作业，整套工序一气呵成。

走进略显逼仄的小作坊内，各式香料的馥郁沁人心脾，经历了几代人的劳作蹂躏，当年铺设的六边形地砖已是斑驳如花，但石墙之内，百年香味的积淀，让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起来。

身处“机器换人”的年代，研粉的木碓早已被磨粉机取代，但**永春许多制香人对“手工”怀有一种执念**，他们仍沿袭着数百年前祖先留下的方法，仅在耗时费力的个别环节用机器替代，甚至于连制香的器具，都用的是“传家宝”——蒲良官的作坊里，仍保存着流传数代的香壶和碾桶；**搓香粉时浸水的陶瓮，已经用了 150 多年。**

“手工香一点即燃，机器做的不易点燃，而且机器一压，香料的精华会跑掉。”蒲良官说。在他看来，工艺繁复的制香技艺，是永春簕香傲视群芳的秘密。

蒲家祖传香方采用天然香料和中草药配制而成，品种繁多，按香型可分为奇楠香、沉香、檀香、兰花香等上百种，按形制则可分为竹签香、盘香、塔香、香囊、香粉等。祖传的“草本兰花香”，要用到 36 种原料。



▲无人机拍摄的位于永春县达埔镇“中国香都”香文化产业园里的晒香场面。 康庆平摄

蒲良官说，一款好的香品，不是短时间就能调制出来，**有时候需要两三代人的反复调试**，才能做出经典的香。祖传的寻香之旅，还要一代一代走下去。

如今，他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蒲庆兰香室”的工作。在泉州一所高校任教的大儿子蒲海星，正在校园普及制香技艺和香道表演，而小儿子蒲星宇留在永春，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在电商平台将“蒲庆兰”的产品销往全球。

去年，8 岁的孙女蒲奇楠更是以**“蒙眼闻香”**的技艺登上荧屏，蒙着双眼从容辨别出 30 多种香料，令人叫绝。祖传技艺后继有人，蒲良官倍感欣慰。

新韵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较为艰难的发展时期。早已融入书斋琴房的香文化逐渐远离了中国人的日常，只有神香在庙宇神坛中被保留下来。

如今，随着传统品香文化的复兴，其安神养生、陶冶性灵的功能被更多的人接受，一代代永春人正努力拓展香品在保健养生、文化创意等领域的边界。中西文明交融而得的一缕幽香，再度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走进 1978 年创立的永春汉口制香厂，一根笔直的烟卤静默竖立，工人们在红与黄的交错中穿行，将一捆捆香整齐摆放在烈日下。自 1979 年以来，一代代制香人从这里走出，带走传统的制香手艺，而后在各地兴办香企，在继承蒲氏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革，带动周边村庄形成新的产业集群。香也因此成为永春县传统的出口创汇产品，在东南亚地区，每销售 3 根香就有 1 根由永春生产。

从小耳濡目染，1971 年出生的林文溪对制香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5 岁那年，他就进入汉口制香厂学习制香。1994 年，林文溪创办了“兴隆香坊”，引进先进制香技术和机械设备，推动传统产业进入现代化规模生产。

林文溪说，创新是对传统技艺最好的传承。

为了打开北方市场，他前后花了五年、耗费香料数十吨，终于在 2007 年研发出无烟香，解决了北方冬室内熏香烟气沉积的问题。2012 年，他敏锐地捕捉到国人对健康养生香日益增长的需求，迅速在全国设点销售，在各地建了香道体验馆，还创作了永春香文化主题曲，推动永春香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以前茶叶店怕香，现在没有香，茶都卖不出去，”林文溪说。

永春香业摆脱了朝拜用香的狭隘定义，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永春县专门出台了扶持香产业发展的八条措施，建成 1200 亩的中国香都香品产业园，家庭作坊不断向现代工厂转身。

目前，永春制香企业近 300 家，从业人员 3 万多人，2018 年香产业链总产值达 74 亿元，已发展成为永春县特色产业。而产业壮大的同时，“观光工厂”“跨界”这些时尚元素，让这一古老的行业迸发出新的活力。

“儿童节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学习制香泥，情 人节的游客可以自己调配中草药，像古代那样做香囊送给心上人。我们举行各种活动，就是为了将香文化渗透到每家每户。”彬达文化创意园负责人曾志彬说。

除了线下的体验平台，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曾志彬，正努力拓展渠道，将父亲创办的企业向大健康拓展。**“几年后你会看到，空气清新剂和蚊香的竞争对手竟然是永春香。”**

主营养生香的“沉瑜香”，则将目标市场投向了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养生香多用的是香粉、香囊或者熏香，但是粉末比较不方便，我们就把它做成固态的香珠，让大家来把玩。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把它设计成各种挂饰或书签，不光美观时尚，气味也非常好，”公司创始人庄颜瑜说，固体的香砖可以嵌到墙上，也可用于居家的屏风中，公司甚至将香料加入涂料中。未来，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将无处不在。

曾几何时，品香、斗茶、插花、挂画是古代上流社会的怡情养性“四股闲事”。如今，**永春制香人正努力复兴品香文化，让它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专属，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届时，悠远绵长的“丝路”余韵，将再度绽放出迷人的东方魅力。